

环境史研究系列丛书

戴建兵 主编



滹沱河史料集

王 锋
戴建兵 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滹沱河史料集

王 锋
戴建兵 编

河北省教育厅课题
环境史研究系列丛书

戴建兵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滹沱河史料集 / 王锋, 戴建兵编.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2

(环境史研究系列丛书 / 戴建兵主编)

ISBN 978-7-5528-0000-5

I. ①滹… II. ①王… ②戴… III. ①滹沱河—水利史—史料 IV. ①TV882.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17977号

滹沱河史料集

王锋 戴建兵/编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80千字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000-5

定 价: 42.00元

前 言

水,自然之流,生命之源。

水,作为自然的元素,生命的依托,以它天然的联系,似乎从一开始便与人类生活乃至文化历史形成了一种不解之缘。水,以其原始宇宙学的精髓内涵已渗入人类文化思想的意识深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以及对自然的认知,由物质的层面升华到一种精神的境界。

河流,生命之流,文明之源。

河流是陆地表面上经常或间歇有水流动的线形天然水道。河流是地球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河流是地球上多样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存在形式之一。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生态系统的发生发展与河流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河流不仅产生生命,也孕育和产生人类文化。纵观世界文化源流,是水势滔滔的尼罗河孕育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的消长荣枯明显影响了巴比伦王国的盛衰兴亡,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显然造就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摇篮,而流淌在东方的两条大河——黄河与长江,则滋润了蕴藉深厚的中原文化和绚烂多姿的楚文化。

河流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发祥地。河流不仅关系到陆地水生生物的繁衍、生息和生态稳态,也直接影响人类在长期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对河流与人及其社会休戚相关的精神信仰、心灵形象和品味象征意义,即所谓的河流文化。所以,人类社会文明源起于河流文化,人类社会的发展积淀河流文化,同时,河流文化也推动社会发展,扩展社会调控的范围,促进社会政治变革、经济变革和文化变革。

漳沱河,子牙河系主要干支,源出山西省五台山下的泰戏山中,流经晋中黄土丘陵,横穿太行山,入河北平原,与滏阳河相会,东奔大海。历史上名称多异,如《周礼》和《汉志》将之称为漳池,《礼记》称为恶池,《山海经》和《史记》称为漳沱,曹魏称呼沱河,西晋称漳沱河,北魏一度改称清宁河。

漳沱河历史久远,支流众多,主要有阳武河、云中河、牧马河、同河、清水河、南坪河、冶河等,孕育了人类早期文明,在流经的山西、河北二省,沿河流域形成诸多历史重镇,其代表有山西的忻州和河北的石家庄。特别是河北石家庄,地处太行山山前平原的首端,是连接太行山和河北平原的要冲,这里地势平坦,土

层深厚,水源丰富,水肥土沃,成为北方最早开发的地域之一,是人类文明开发较早、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区,可以说滹沱河就是石家庄的母亲河,她孕育了一方文明。

滹沱河南岸的南杨庄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我国社会进入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我们的祖先就从太行山中走出,在滹沱河流域的平原定居,掀开了创造早期人类文明的序幕。在这里,至晚在六七千年前就萌发了农业文明,从渔猎为生向着原始农耕迈进,发明了饲养家蚕的技术、原始的纺织技术和烧制高温原始瓷器的技术,开创了和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同步的滹沱河流域农业文化,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石家庄发现的近百处商代遗址表明,滹沱河孕育了璀璨的商文化,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区域是商文化的发祥地。其典型代表藁城台西遗址,以其发掘面积大、出土文物丰富,集中展示了早商文化最北类型的文化面貌。它的发掘,撩开了河北中南部,特别是石家庄的历史面纱,揭示了这一地区历史文明的起源。台西文化遗址发掘的文物,从文字的产生和使用,到房屋建造、水井开凿;从制陶、冶炼、酿造、纺织业的技术水平,到粮食、林果种植业标示的农业文明,都说明了河北中南部石家庄区域早在商代已进入了文明时代,是华夏较早进入文明的地域之一,奠定了石家庄历史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

滹沱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还体现在这里是中心城市起源早的区域,并且中心城市一直传承、延续不断。三千年前,滹沱河畔就形成了中心城市——东垣(真定)、真定(正定),从秦汉时期起,作为县、郡、州、国、路、府治所,一直传承延续到近代,呈现出东垣—真定—正定—石家庄一脉相承的中心城市历史发展进程,为现代化中心城市石家庄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的石家庄,依水兴起,傍水迁徙。今日的石家庄,同样要依水而兴,着力打造的民心河工程、滹沱河综合治理工程、环城水系工程等,依托的就是滹沱河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条件,构成了区别于任何城市和石家庄市其他区域的独特个性特点,为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竞争力,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最佳路径。

本书集旨在尝试通过运用环境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搜集和整理方志、期刊中有关滹沱河的史料记载,以期为当今滹沱河环境综合治理和人文研究提供历史借鉴和史料支撑。结合滹沱河有关资料的搜集情况,本书共划分了六个章节,内容涉及滹沱河水系基本构成、河道及变迁、水患及修治、水利灌溉及屯田、官职设立和祠庙修建等内容。

环境史作为新史学范畴,是一门方兴未艾、正处于发展中的、开放的新学

科。近年来,环境史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丰硕成果,表现出强劲发展势头,其研究理论和方法日趋深化完善。作为运用环境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搜集整理滹沱河相关史料的初步尝试,限于个人水平和时间原因,难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切望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2011 年 11 月 16 日

目 录

第一章 滹沱河概况	(1)
一、《畿辅通志》滹沱河	(1)
二、《畿辅安澜志》滹沱河原委	(2)
三、《宁晋县志》滹沱河	(12)
四、《藁城县志》滹沱河	(12)
五、《蠡勺编》滹沱河	(13)
第二章 滹沱河河道及变迁	(14)
一、《畿辅通志》滹沱河河道	(14)
二、《畿辅安澜志》滹沱河故道	(42)
三、《深州风土记》河渠	(55)
四、《河北水利集刊》滹沱河南道入泊史	(73)
第三章 滹沱河水患及修治	(75)
一、《华北水利月刊》滹沱河略言	(75)
二、《畿辅安澜志》滹沱河修治	(78)
三、《畿辅安澜志》滹沱河堤防及桥渡	(90)
四、《河北月刊》整理滹沱河纪实	(104)
五、《史料旬刊》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明正定城南滹沱河坝工 停办岁修折	(183)

2 ◆ 滹沱河史料集

六、《华北棉产汇报月刊》疏浚滹沱河计划	(184)
七、《河北民政汇刊》指令饶阳县县长呈报滹沱河决口村禾被淹情形请派员覆勘由	(184)
八、《河北民政汇刊》委令深县县长亲往饶阳履勘该县呈报滹沱河决口田禾被淹一案具报备查由	(185)
九、《河北省民政月刊》代电据晋县代电报告滹沱河水涨发由该县张家庄决口情形仰遵电飭办理由	(185)
十、《河北省民政月刊》代电安平县代电报滹沱河漫淹情形电飭堵口查报由	(185)
十一、《建设总署工作报告》筹办滹沱河改修及独流入海减河工程 ...	(186)
第四章 滹沱河水利灌溉及屯田	(187)
一、《华北水利月刊》滹沱河灌溉计划	(187)
二、《内政消息》滹沱河灌溉工程进行情形	(197)
三、《华北水利月刊》滹沱河灌溉工程引水工程之施工与防汛概况 ...	(198)
四、《科哲学报》河北滹沱河灌溉工程	(208)
五、《华北水利月刊》河北省滹沱河灌溉工程委员会和工程处 组织章程	(208)
六、《华北水利月刊》滹沱河灌溉工程计划	(209)
七、《华北水利月刊》滹沱河灌溉工程之调查实验报告	(212)
八、《建设总署工作报告》滹沱河水利建设工事之实施	(216)
九、《建设总署工作报告》派员测量滹沱河沿岸农地灌溉区域	(216)
十、《畿辅安澜志》滹沱河水利屯田	(216)
第五章 滹沱河官职及祠庙	(221)
一、《畿辅安澜志》滹沱河官职	(221)
二、《畿辅安澜志》滹沱河祠庙	(222)
第六章 滹沱河其他有关资料	(225)
一、《华北水利月刊》从滹沱河的洪水流量证明黄壁庄滚水堰逆水并不危害平山县沿河村落	(225)
二、《华北水利月刊》滹沱河上游履勘报告	(232)

第一章 滹沱河概况

一、《畿辅通志》滹沱河

滹沱河第八

品字泉、玉斗泉、三泉都老泉、北楼口水、华严岭水、东关河、柏谷泉、三里河、七里河、西峨河、西泉、羊头神河、龙祠上池水、九龙河、龙泉、板桥河、北桥河、来宣河、普济河、南桥河、阳武河、铜河、三泉、忻口沙河，以上二十四水皆滹沱河所自受。

云中河、南河、一滴泉、大沟泉、前山泉、海满泉、金水河、天章河，以上八水皆云中河所受，汇入滹沱河者。

牧马河、石代桥沟、岚水、洛阴河、绿水泉、牛尾庄水、三会泉、圣阜水，以上八水皆牧马河所受，汇入滹沱河者。

涧河、泉岩河，二水自入滹沱河。

华严河、北台水、射虎川神武泉、鹿阳河、虑鹿河、九女泉、东峪河、野马沟，以上八水皆华严河所受，汇入滹沱河者。

温泉、龙化河、兴道村泉，三水自入滹沱河。

秀水河、乌河、腥河、温泉峡、白鹿泉、牧马水，以上六水皆秀水河所受，汇入滹沱河者。自品字泉至此五十九水，皆山西境内所受，以下入直隶界。

涖涖水、望楼河、温泉，三水自入滹沱河。

冶河、绵蔓河、桃水、南川水、阳胜水、嘉水、石门河、青玉峡水、泽发水、绵水、太谷水、故关水、甘淘河、沾水、鸣水、石马河、石瓮潭、皋落水、阳赵水、松溪水、小松水、金珠泉、鹅毛泉，以上二十三水皆冶河所受，汇入滹沱河者。

嵩阳河、李家庄支河、贯城村支河、淤泥河、卫水河、冶河旧渠、柏棠闸支河、白雀泉，以上八水皆滹沱河自受。

只照河、小鸣泉、大鸣泉、韩泉、周泉、旺泉河、阎家沟，以上七水皆只照河所受，汇入滹沱河者。

滹沱新河南支、滹沱新河北支、安平手截河旧渎、滹沱新河中支、土滋河旧渎、饶河旧渎、中堡河、白龙河、玉带河、镜河、古洋河、铁灯竿旧渎、朱家口新引

2 ◆ 滹沱河史料集

河,以上十三水皆滹沱河所分径者。

滏阳河、八字涧、龙洞水、广盛泉、羊渠河、泥河、五爪渠、玉泉、北大渠、南大渠、东渠、蒋擢三十三渠、狼圪塔渠、忙牛河、贺兰河、涧河、波水沟、渚河、蔺家河、阎家河、沁河、牛叫河、严崾河、输窰河、柳林河、刘累河、贾葛潭、滏阳集漳河故道、文明河、兴隆河,以上三十水皆滏阳河所受。

大陆泽(即南泊)、洺河、沙河故道、沙河、野河、第二川、第三川、稻畦川、浆水川、路罗川、汤河、澧河、西狼沟河、东狼沟河、殷陈沟、邢台七里河、于家沟、黑龙关马跑泉、张八十庄沟、百泉河、珍珠泉、黑龙潭、葫芦套、上河、七里河分水诸渠、百泉河分水诸渠、达活河、瓦瓮泉、紫金泉、野狐泉、莲花泊、明沙泉、响水河、沙底河、红花沟、关湾河、顺水河、九龙河、柳林河、内丘七里河、圣水河、蔡河、李阳河、扬武川、张耳沟、磁窑沟、北澧河、鸡爪河,以上四十八水皆大陆泽所受,汇入滏阳河者。

宁晋泊、葫芦河、泚河、胡姑脑泚河、天台山水、乞了山水、冷水村水、八里沟、涕河、午河、槐河、野狐泉、宿龙洪、泥橙河、段岭河、刘家沟、北泚水、洹河、莲花营旧渠、金河、新渠、北沙河、南沙河、金水河、泥沟、猪龙河、太白渠冶河、宁晋渠、滹沱入泊故道、新桃河、洹口村引河、十字河,以上三十二水皆宁晋泊所受,汇入滏阳河者。

百尺口滹沱合滏故道、小范镇滹沱合滏故道、完固口滹沱别河、亭子河、古漳河合滏故道、黄泸河、漫河、惠民渠大洋河、曲流河、古漳河新沟。

以上百二十三水,皆滏阳河所经受,汇入滹沱河者。

洋东五千旧洼、俭河、文安洼、红洼、洋洛淀、火烧淀、牛合淀、麻洼淀,以上八水皆古洋旧道,东达文安洼,汇入子牙河者。

子牙河、子牙新河、黑龙港西支河、黑龙港中支河、黑龙港东支河、浦港洼、周家洼、老君泊、秀才泊、千金泊、王家引河、于家庄引河,以上十二水皆滹沱河自受。

通计滹沱河于直隶、山西两境,共受有名之水二百五十有六。

二、《畿辅安澜志》滹沱河原委

滹沱河即恶池也,源出山西代州繁峙县东北之泰戏山,品字泉西南流,合玉斗泉,又西合老泉,又西合华严岭水。

《山海经北山经》泰戏之山,滹沱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淦水,郭璞注今滹沱河水,出雁门鹵城南武夫山。

《周礼·职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川滹池呕夷。《礼记·礼器》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郑氏注恶当为呼声之讹也。《前汉书·地理志》师古注滹池出卤城，滹音呼，池音沱，代郡卤城，滹沱河东至参合，入滹沱别，过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从河东至又安入海，过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通典》代州繁峙县泰戏山，一名武夫山，在县南九十里，滹沱河水出焉。《太平寰宇记》亦名平山，亦曰戌夫山，今曰派山。（〔谨案〕沙河亦出派山，亦曰派河，详沙河篇）。滹沱河源出县东南孤阜山。

〔谨案〕滹沱河在繁峙县东北百三十里（《通典》作县南，《寰宇记》作东南，俱作九十里，《纪要》作百二十里，《今水经》止作三十里更非）。泰戏山涓流甚微，列如品字，为品字泉，西南流三里，至故福都，合玉斗泉，亦名青龙泉，又西数里，复有三泉，亦列如品字，为三泉都之三泉流注之（此即老泉），又西流至沙涧泉，合北楼口水（此疑即《山海经》之淩水，不可考矣），又西流至新兴村，合华严岭水（《山西通志》在繁峙县东南百里，西北入滹沱）。

〔谨案〕虬池、滹池、恶池、滹沱、虬沱，泰沮楚文又作亚驼，字形虽异，音则同，寰宇记云鲁口城，盖滹沱有鲁沱之名，因号鲁口，此则别为一名，疑因滹沱出卤城，因以卤为鲁，而鲁口本不因卤城而名，且亦不在代也（详沙河篇平滹渠）。又徐坚《初学记》引《水经注》逸文作博池，《名胜志》又云《山海经》文作濯池，皆不足据。又泰戏山《禹贡》考作秦戏，石瑶《滹沱河记》、《明一统志》、《山西通志》皆因之，《方輿纪要》谓《山海经》，大戏山或讹为泰戏，未知何据，考今本《山海经》作泰，诸书亦多作泰，从泰戏为是。

〔谨案〕滹沱河大约唐以前，多云出卤城，唐以后，多云出繁峙。卤城、繁峙均为汉县，卤城隶代郡，繁峙隶雁门，卤城省并之后，不复置，遂直云繁峙耳。又汉志河间国、乐成下，则言滹沱河别水，弓高下，则云滹沱河别河，而卤城下，则云入滹沱别过郡九，或疑“别”字下，亦当有“河”字，似言入别河则过郡九，从河则过郡六也。而《郑氏通志》、《顾氏纪要》第言过郡六，纪要且以为代郡、太原、正定、常山、巨鹿、渤海也。《明史》则又删去过郡六三字，第云回环千三百七十里，是皆第据汉志之半以明之，岂以志文两歧，有所难通耶。考滹沱过郡九，当是代、雁门、常山、正定、涿、中山、信都、河间、渤海，第过郡多，而所行反短，诚有不可晓者。志云东至参合，志所云参合，亦在代郡，若作东至参合入滹沱别河，则参合下无明文，而河间国、乐成、弓高下，始有滹沱别水别河，《禹贡锥指》疑以参合为渤海郡参户之误，纪要谓参户在沧州，盖即今由青县杜林镇入运之一支，则是又成从渤海郡过郡九矣，亦非也，锥指引汉志，亦删去过郡九行千二百四十里句，亦自知其说之难通也。据志文滹池河东至参合入（句言从此入代郡也）。

滹沱别,过郡九,行千二(或作三)百四十里(言以滹沱别流过郡,言之则如此也)。并州川,从河东至文安入海,过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言以滹沱从河东至于海,言之则又如此也)。文意甚明,句读误耳,别字之下亦无须增入河字,既以别为别河,乃或以从河亦作河之一称,则自来无此名目,至于所过之郡,道里短长,则古今水道变迁,不能曲为之解也。

[又案]明石瑶《滹沱河记》、周梦阳《水部备考》,皆谓滹沱河,班固序禹贡九河所谓徒骇是也,旧《真定府志》、《平山县志》,皆因之,其说起于嘉靖间,知深州钱梗乃、陆陇其作滹沱河,考亦取之,考《汉书·地理志》总叙无此文,惟渤海郡、成平县下云滹沱河,民曰徒骇河,据此则滹沱之在成平者,亦民自称为徒骇耳,明其为原非徒骇也,况不辨其地,而直以滹沱为徒骇乎,更不待详其源流之各异,而始知其非矣。

经县城南,又西入代州,则有三里河、七里河、西峨河、东关河、羊头神河、九龙河,诸水入焉。

《方輿纪要》滹沱河在州南,自繁峙县西,流入州界,又雁门山下,有水东南流经州城东关庙,名东关水,又南入于滹沱,或谓之常溪水。《山西通志》七里河州西七里。三里河在州西南三里,经西关南入滹沱。西峨河在州西南一里,源出荆山,北流入滹沱。羊头神河二,在州西二十里,一源茹解都黑河,一茹解都黄龙池,名西河,又汇龙祠池上池水。又九龙河在州西北三十五里,胥难流入滹沱。

又西南流经崞县,东南则有滹沱河龙泉、南桥河、阳武河、铜河、北桥河、板桥河,诸水入焉。

《明史·地理志》崞县东南有滹沱河,龙泉在县西北有二源,北曰上龙泉,南曰下龙泉,流分二派,合流入滹沱。《山西通志》阳武河在县南二十里,源出太子崖,东流至双陵村,入滹沱。铜河在县南七十里,源出福寿山。南桥河在南郭门外。北桥河在北城门外。板桥河在县北二十五里,俱东流入滹沱。

又西南流经忻州(汉为阳曲县,唐曰秀容)北之忻口,经蛤蟆石,折而东经定襄县北,忻川水合沙河、南河、金水河、一滴泉、前山泉、海满泉,注之牧马川,合石代桥沟、岚水、绿水泉、三会泉诸水入焉。

《元和郡县志》定襄县滹沱水,西自秀容县流入。《太平寰宇记》水经云,滹沱南历忻中口,俯会忻川水,水出西管岑东山肆卢水,今名云中水,一名分岭水。《明史·地理志》忻州北有滹沱河,又有忻水,一名肆卢川,自北流入焉。《方輿纪要》滹沱河在州北五十里,自崞县流入,经忻口山下,北入定襄县界。云中水在州西北七十里,一名肆卢川,亦曰忻水,与州南牧马水合流入滹沱。牧马水源

出州南五十里白马山,东北流经三交村,有牛尾庄水流合焉,东北入定襄县丛蒙山下,有泉三穴流合为一,曰三会河,同注于滹沱。

《山西通志》蛤蟆石在忻口北东岸,以形似名,南河出石佛峪,前山泉出南营屯,一滴泉在浮屠山北,海满泉出嘉禾,俱南入云中河。石代桥沟在州西百二十里,岚水出西山北,绿水泉在双堡北,俱入牧马河。

[谨案]《山海经·北山经》,白马之山,木马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滹沱。《方輿纪要》白马山在盂县东北二十里。图经白马之山,白马之水出焉,又牧马水在县北七十里,源出白马山,是以白马水、牧马水为二水也。又牧马河二源,至三交村之牛尾庄合流,经城南七十里,东北入定襄界,注滹沱,是白马即牧马,亦是二水。《山西通志》牧马河引水经白马之山,牧水出焉,水经无此文,当是引山海经而讹也,据《山海经》则牧马当是木马,而白马牧马实一水也。

又东南流经代州五台县西南,合圣阜水,又华严河、东峪河、野马沟注之,又清水河合射虎川、卢厖水、鹿阳河入焉。

《太平寰宇记》圣阜今名圣人山,《水经注》云,滹沱水东流经圣人阜,阜下有泉,在五台县西南四十八里。

《方輿纪要》三会水东北流,合圣阜水、牧马水,自忻州流合焉,同注于滹沱河,滹沱河在县西南三十五里,自定襄县流入界,县西三十里,有华严河平地发源([谨案]《山西通志》有泉岩河出县西三十里华岩村,至槐阴合滹沱,疑即华严河也)。又圣阜山在定襄县东北二十里,圣阜水出焉。《山西通志》五台县射虎川在县东北百三十里,卢厖河本名虑厖([谨案]《前汉书·地理志》虑厖,师古曰音卢夷),源出县西北十五里王村,流环县东南,一名县河,入南峪合鹿阳、清水二河。鹿阳河在县东北四十里,发源平地,入独担山峡口,经东明山下至河口。清水河源出东北百六十里华严岭,西南流经饭仙山下,至石沟嘴合射虎川、鹿阳河、卢厖水入滹沱。又东峪河发源移城村,经孙家庄、百藺村至河门入滹沱,野马沟自探头至滹沱七十里。

又东南流经平定州盂县北,则有乌河、温泉注之,又有龙化河汇兴道村泉注之。

《元和郡县志》盂县滹沱水,西自代州五台县流入。

《明史·地理志》太原府盂县([谨案]孟旧属太原府)北有滹沱河。

《方輿纪要》滹沱河在盂县北七十里,又东南流经县境,而入年山县界。龙化河在县北四十五里,一名兴龙泉,北流至榆次关,入于滹沱河。

《山西通志》乌河出西境诸山,环乌川而北,又北而东入滹沱。兴道村泉在县北四十里,坡涌三泉,迤北至中杜入龙华([谨案]即龙化之讹)。温泉在县北

百二十里，滹沱北岸有三穴，一穴出磐石中，尤热，其水南入滹沱河。

[谨案]《山海经》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滹池。空桑之山，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滹沱。石山护，护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滹沱。鲜于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滹沱。四水今皆无考。又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滹沱，今滋水会唐沙二水于祁州，东南入白洋淀归海，不入滹沱，亦与古异（详滋河篇）。

又东流至直隶正定府、平山县西北境恶石口，一名卧石口，细水河自孟县来注之，又有涖涖水自西来注之。

《一统志》恶石口在平山县西北一百四十里，滹沱河在山西经此入县界。《山西通志》孟县细水河，今名秀水河，在县西南，东与西河会，达平山入滹沱。《方輿纪要》涖涖水平山县西北百二十里，（[谨案]《平山县志》作匆匆水县西一百里），自半山涌出，达于平地，又有涖涖水口。

[谨案]滹沱河诸书皆以为自山西孟县流入直隶境，或又谓自五台县阎家庄流入，考孟县在恶石口南，五台在恶石北，滹沱流经二县之中，而入平山县，属恶石东有恶石口村，在滹沱南岸。

又东流五十里，则有两小水出自县北山，南流注之。

[谨案]二水疑即洩河、蒲水也。《方輿纪要》洩河在平山县，北源出房山（此非今房山县之房山），东流入行唐县界，《一统志》亦曰在县北，第以为旧入行唐，则是今不入也，《纪要》又引《寰宇记》，即石臼河也，《寰宇记》以洩水为石臼水，又谓之鹿水，木刀沟、袞袞水，则是诸水，皆因洩河而异名也（详见沙河篇），又以为出行唐人博陵，则亦据旧人言之也，旧志洩河在平山，西北流至县东北，入滹沱（滹沱已在县北，则洩水又在滹沱之北矣）。今上流为滋河所乱，故道已湮，下流淤塞，亦不复东行。《一统志》木刀沟在新乐县西南，旧自平山、行唐流入，言旧自，则今不自平山行唐矣，是洩河之流已与木刀沟隔断，今微源不绝，尚自入滹沱耳，又《纪要》云，蒲吾渠在平山县西，亦曰蒲水，后汉明帝引为渠，《古今注》后汉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蒲吾渠，通漕船也（此地理志常山国蒲吾下文，《纪要》遂据之，以为明帝事也）。又《后汉纪》明帝治滹沱、石臼河，从都卢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章帝建初三年，从训言罢之，据《纪要》洩河、蒲水分列两水是也，而《地理志》于蒲吾不言石臼，《纪传》则言石臼不言蒲吾，《章帝纪》章怀太子注石臼河，在今定州唐县东北，其文甚明，盖当日开渠，特逆从石臼至蒲吾，再从都卢至羊肠，通太原，蒲水为洩水之下流，而石臼又为蒲水之下流，罢石臼河即是罢蒲吾渠，而洩水之流不通石臼久矣，石臼河且不得谓之洩水。《纪要》又引《寰宇记》，以洩水为即石臼河非矣。《元和志》房山在平山县北五十

里,《寰宇记》作西北,《方輿纪要》云县西北六十里,《汉志》蒲吾有铁山即房山也,俗呼王母,亦曰西山。《元史河渠志》滹沱自五台诸山来,至平山县王母山口,《通典》房山汉蒲吾县,《后汉》房山县在西北,俗名王母山,则房山为涉水、滹沱河所经,甚明。《平山县志》以蒲吾水在县东十五里,今县东无此水。《寰宇记》引《水经注》,滹沱又东,往常山城北(正定后汉为常山郡),又东南为蒲泽,俗谓之蒲泽口,《前汉地理志》常山郡蒲吾,应劭注蒲水出中山蒲阴,东入河,又中山国,曲逆蒲阳山,蒲水所出,东入濡,张晏注濡水于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改曰蒲阴,在濡水之阴,则是疑入河为入濡之讹,又或因蒲水之下流名蒲泽,或因涉水通流入蒲,名蒲吾渠,均未可知,而蒲吾渠之不通蒲泽,又已久矣,古迹久湮,已不可考,以理推之,则蒲水为涉水之下流,二水固犹存昔日入滹沱之微迹也。

又东流八十里,则有冶河自井陘县合甘洵河、绵蔓水东北流注之,谓之合河口([谨案]冶河诸水并详宁晋泊附载卷)。

《元史·河渠志》冶河在真定路平山县西门外,经井陘县流入本县,东北十里入滹沱。《明史·地理志》平定州东有绵山泽发水出焉,即冶河上源,合沾水东流至平山县入滹沱。([谨案]沾水出上党郡壶关,《汉志》、《水经注》皆云入淇,《方輿纪要》谓入泽发水,《明史》谓入滹沱,皆误)。《井陘县志》甘洵河源出山西平定州松子岭,历县界、杨庄口,又北流至横口村,入绵蔓河。绵蔓河发源平定州绵山,历娘子关五里,入县界南峪村,屡折而东至县治,又经数十村,北抵平山合河口,会于滹沱。

[谨案]甘洵河自从松子岭入,绵蔓河自娘子关入,自是两水,《纪要》既以甘洵河为一,名冶河,又云出绵山,即泽发水合绵蔓,东北流入平山,则又以绵蔓之源为甘洵之源,而又以甘洵合绵蔓也,而于绵蔓水又云即甘洵支流,则绵蔓反无源也。《水经注》桃水出上艾至井陘关,下注泽发水,经绵蔓县,自下通谓之绵蔓水,原委甚明,《纪要》误也。又甘洵河、绵蔓河,俱为冶河上流,则甘洵、绵蔓皆可为冶河,而以源出泽发水言之,则当以绵蔓水为冶河,向来诸志属甘洵河,皆误。

[又案]冶河《畿辅通志》云即古太白渠,流经井陘,合绵蔓水,又东北经平山县(此似太白渠即甘洵河,特变其名耳)。《一统志》冶河旧自正定县西入滹沱,今改流自平山县,又东经获鹿县北、正定县南、栾城县北,达于洹水,上流即古绵蔓水,下流即古太白渠,亦斯洹水之上流也(《水经注》斯洹水首受太白渠,太白渠首受绵蔓水,则太白渠为洹水上流,绵蔓水为太白渠上流,与《汉志》合,此似以冶河居绵蔓、太白、洹水三水间,且冶河又为一水矣)。考冶河今由井陘

县刘家会村,至平山县西冶河村入境,经贾北村,抵城北合河口,入滹沱河,长十五里,《统志》盖犹仍《元史》之旧也,《前汉书·地理志》太原郡上艾(今平定州)绵蔓水东至蒲吾入滹沱,此即今冶河,入平山滹沱之旧道也。又常山郡石邑(今井陉)下云井陉山在西,洹水所出,东南至廆陶入洹,蒲吾下云有铁山(《纪要》以为即房山,则此山当在滹沱之北,今冶河在滹沱之南,《汉志》亦第云县有此山耳,非谓太白所出也)。太白渠水首受绵蔓水,东南至下曲阳入斯洹,《水经注》绵蔓水又东经乌子堰枝津出焉,又东为太白渠,又东为为成郎河,又东为宋子河,又东为斯洹水,斯洹水合洹水,入衡水则是太白渠,为绵蔓之分支,另入衡水,而绵蔓则自于平山入滹沱,今之冶河入滹沱者,犹昔之绵蔓,而分支之太白渠,或已淹断不通耳,若甘洹河则与绵蔓未曾不合也。

又东流十里,经平山县城北,又东流四十里,经王角村。

[谨案]平山县滹沱河自恶石口流经恶石村西北,自秘家会村、洪子店镇、南庄村、柏卜村、朱濠村、阎兴村、大齐村、小齐村、王母村、水碾村、田营、义羊村、曲堤村,流经县东石桥村、东皮村出境,长一百八十里。

又东流入灵寿县西南境,又东流二十里,经忽冻村,则有嵩阳河合温泉水(即泥河俗呼淤泥河)东南流注之。

《元和郡县志》滹沱水在灵寿县西南二十里。《畿辅通志》嵩阳河在灵寿县西南五里,源出楸山东南流入滹沱。《方輿纪要》温泉在灵寿县东北二里,俗呼泥河,水隆冬不冻,下流入松阳河,泉旁多稻田,俱赖灌溉。

[谨案]嵩阳河又名松阳河,有二源,一出县西北之万里村、许家庄,东南流经马庄、赵家庄、曹家庄,其西为桑家庄,有支河自李家庄南来会之,又东南流经紫家庄、贯庄,又有贯城村支水会之,又东南流经富安川、堤下村、北狗台、南狗台、景上村至西凡同。一出县西北之柳家庄,东南流经寨里,又东南为圣水洼(《一统志》在灵寿县西源,出县西北二十五里白石村之圣水峪,亦曰圣水洼,上有清风寨),又东南流经南白石社,又东南流经上下邵村,又东南流经北中南朱乐村,又东南流经南北凡同村,与万里村之一源合,又东南流经吴家庄,又东南流经县城南之岗上村,又东南流经冻合村,则有淤泥河自县北,西北流合焉,又东南流经岗头,又东南流经胡庄,又东南流经木佛村,西入于滹沱河,长三十里。[又案]灵寿县滹沱河,由县西南杨家洼、东西王角村,至县东南牛城村、忽冻村、南合村、同下社,流行二十里,忽冻村旁有碑题,冰坚可渡处,考光武,冰合渡河,在深州饶阳界,所谓危渡口是也,不在此。

又东流七里,经木佛村,有卫水自县东北南流入焉,又东流经县东南界。

《前汉书·地理志》常山郡灵寿禹贡卫水,出东北入滹沱。《明史地理志》

灵寿有卫水，源出恒山，《禹贡》“恒、卫既从”即此。俗名雷沟河。陆陇其《卫水寻源记》灵寿县东北十五里有良同村，卫水发源于其北，即《禹贡》“恒、卫既从”之卫也，由良同村东南流入四十里，而入于滹沱河，卫在恒阳，特一小水耳，而见于《水经》，见于《汉书》，见于《禹贡》，其名赫然，盖此水在唐虞时，或苦泛滥，不似今之《安澜》，且按今松阳、淤泥、慈、沙诸河，皆逼近于卫，安知当时不同汇于此，渊远而流长，非仅如今之限于四十里也。

[谨案]卫水发源灵寿县良同村，泉源一亩余，其深莫测，村民饮畜多溺焉，遂东草数万輦土石塞之，泉虽存而甚微，遇旱辄涸，其水东南流经北托社，又东南流经东托社、朱仓村、北湖村、南湖村、纪信台、白马岡、南纪城、三圣院，又东南流经木佛村，又东南流经下同村，行十二里而南入于滹沱。《方輿纪要》引《水经注》，卫水出灵寿县西，东北入滹沱，“西”字疑衍，且《水经注今本》亦无此文，《禹贡锥指》谓恒即滹水，卫即滹沱，以《山海经》、《汉志》所称之滹与滹沱，为即《禹贡》之恒卫，禹主名山川，曲阳以下之滹，本名恒，灵寿以下之滹沱，本名卫，其出高是泰戏者，则恒卫之别源，自周以滹池呕夷为并州川，其名著，而恒卫之名遂隐，蔡氏因自恒卫为小水，而经义几不可通，其说虽辨，而实非也，考滹水本非呕夷（辨见滹水），今谓以滹池呕夷之名，而隐恒卫，则恒卫之名本未曾隐，而以恒卫为滹与滹沱，反欲以恒卫隐滹水滹沱之名也，且欲辨恒卫之非小水，乃名为恒卫，实为滹水滹沱，仍无解于恒卫之为小水也。《禹贡》所载，固属大川，但沱浅不过，因江汉之出入非可指名之大川也，而亦附江汉而见可知，但视水之所系为重轻，不必定存其大也，且既以高是泰戏为恒卫之别源，则恒卫正源又在何处，恒自入滹，卫自入滹沱，恒卫自有源，且不得谓之出自滹水滹沱，而乃尊《禹贡》之文，遂据旁人之水，而反欲没其正流，甚无谓也。

又东流经白庄村，入正定县西北境，又东流四十里，经其城南，有冶河旧渠西南自获鹿县界入，今已不通。

[谨案]滹沱河今在正定县之南，《元史》、《方輿纪要》皆云在县南一里，县志云三里，相去亦不甚远，《元和志》、《寰宇记》皆作县北一里，南与北则太相远矣。考《正定旧治》东垣在今县治东南八里，吉甫所云当指东垣，《旧治》、《乐史》仍之，特县治在唐初，已移于今，吉甫何以尚据其旧，或当时亦有所未考也。又冶河在县城西南隅十里许，由平山、获鹿县境，流经太保庄入县境，由萧家营、古城、高家营，归入滹沱河，计长二十里，经年干涸，夏秋雨潦，借以宣泄附近积水。[附赵文奎《冶河考略》]冶河自赵波口为王村，王村西为孙村，皆枯漕或卤泽，又西至三教村，此今河源委也，王村北有枯河，民种植其中，北通滹沱之支河，俗谓之运粮河，汉唐遗迹，不可复寻，今支河起自马山，滹沱不涨不来，涨时